

基础哲学

— 概论 —

杜毕仆 (毕恭毕敬的仆人)
truth@in.biep.org

本文供中华人民共和国内使用，其中某些主题不能完全直接解释或解决

目录

第一章 怀疑论.....	4
怀疑的理由.....	4
感觉输入.....	4
回溯论证.....	5
第二章 逻辑.....	7
谬论.....	7
循环推理.....	7
妄想.....	7
谬误的谬误.....	7
推理.....	8
思想与直觉.....	8
第三章 认识论.....	10
直接和间接知识.....	10
想法.....	10
现实世界.....	11
若没有超然意识.....	11
第四章 形而上学.....	13
有超然意识的现实世界.....	13
避免循环论证.....	14
经验知识（在你经历之后得到的知识）.....	14
善与恶.....	14
谎言和错误.....	15
超然意识.....	15
我们的世界.....	16
第五章 存在主义.....	17
第三方角度联系(第三人称).....	17
第一方角度联系(第一人称).....	17
第二方角度联系(第二人称).....	18
综合各方.....	18
自由.....	18
我们的世界（内在）和超然的存在（超越内在）的解决方案.....	19
从超然意识来的自由.....	20
第六章 本体论/存在论.....	21
超然意识.....	21

自由.....	21
我们的世界.....	21
抽象事物.....	22
第七章 伦理.....	23
善良.....	23
善良与自由.....	24
隔离.....	24
道德.....	24
世界的现状.....	24
道成肉身 化身.....	25
团结合一.....	25
我们的选择.....	26
后果.....	26
第八章 目的论.....	27
意义.....	27
内在和外在意义.....	27
价值, 善良, 爱与幸福.....	28
归属感.....	28
解决方案.....	29
第九章 美学.....	30
艺术.....	30

第一章 怀疑论

怀疑论是一个我们什么都不知道的哲学立场¹。真正的怀疑论者甚至不能知道他是个怀疑论者。

怀疑的理由

我身体有一些疼痛,我的朋友推荐一种传统的中药。这是否意味着那个中药对我有好处呢?毕竟,我的朋友并不是医生,他推荐的中药可能是并不适用我的疼痛。我可以去看医生,但是我怎么知道他对我的诊断是正确的呢?他可能只是在重复使用他所学到的东西,这可能对我是错误的诊断。他甚至可能是骗子,根本不是真正的医生。

我可以自己学习医学,但是我怎么能相信书中的所有信息呢?我也可以自己做所有的医学研究,但是我怎么知道做研究的方法是正确的呢?我怎么知道我的眼睛是不是在欺骗我,我不是在做梦或产生幻觉,使我得出错误的结论呢?

一个患有黄疸病症的人会认为世界是黄色的,因为他的角膜变成黄色的,所以他看到的一切都是黄色的。他怎么知道这个世界实际上不是黄色的呢?我们怎么能知道没有某种制约条件会导致我们错误地看清这个世界呢?

我们怎么能知道这里真的有一个世界,我们真的有一双眼睛?这一切可能是我们脑袋中的梦境而已。

甚至数学和逻辑也不能逃脱这种怀疑论。我们如何知道我们所遵循的思维规则或思考方式是可靠的?我们怎么知道我们的记忆是可靠的?任何论点旨在建立我们记忆或思维的基本可靠性的依据恰恰是那个记忆和思维本身。这些就是经典的是循环论证的例子。我们怎么知道我们遵循的逻辑规则并不是近似值,即不是真正正确的?就像爱因斯坦所用的发现牛顿物理学的方法,结论只是一个近似值。又或者这些思维方式错得那么严重以至于他们甚至不能用来推断出它们是错误的?

我们的经验充满给了我们暗示告诉我们不能相信自己的感觉,记忆或思维。不能相信记忆这一点,是众所周知的。有经验显示有些人容易产生错误的记忆。即使我们的记忆是正确真实的,在我们想起它的时候,会根据现实情境的不同,记忆也会发生改变,即使是闪光灯记忆(闪光灯记忆是自传式记忆的一种,指对鲜明、重要的公众事件(如某国总统被刺、奥运会、世界杯、北约空袭南联盟、中国驻南使馆被炸等)的记忆。具体是指重要事件发生时,人们不仅能记住此事件,还能记住与此重要事件不直接相关的信息,如当时的自己身处何地、与谁在一起、以及在做什么等细节。),令人震惊的事件的记忆,例如听到911袭击事件,即使是再生动鲜明的记忆也是不可靠的。但是事实情况更糟糕:除了通过记忆之外,我们怎么能知道真的有过去的存在?我们无法返回过去核查!关于记忆,有那么多值得探讨的。现在让我们先来看看思考和感觉。

感觉输入

神经学研究发现,我们所看到的仅与“外在”有细微的关系而已。很多人都知道光学错觉,但那些错觉也只是关乎表面现象。

¹ 大多数哲学术语具有几种含义。每当我使用技术性术语时,我都会尽力指出我是指的那种含义。

从众多的例子中抽出一个：例如，有一辆正在接近你的汽车，大脑处理此情景的图像大约需要半秒钟时间，这就可能产生两种不同的结果，安全地过马路，或者悲惨的死亡。我们的大脑会编辑这个图像，并且大脑会估量以它移动的速度在半秒钟内这个汽车会移动多少距离——在大脑处理这个图像结束前，我们在大脑中就“看到”了汽车所处的位置，而不是眼睛所看到的汽车的位置。如果是方向突然改变的情况，大脑的这种工作系统将不会奏效，就如，在网球场上，对手回击网球时，你对网球将要飞来的方向的判断是不可靠的。

另一个问题是我们看不到的东西，这使我们尽可能地形成最佳的图像。有一种现象叫做“变化盲视”，这个现象是说，当我们的眼睛处于扫视(眼睛方向从一个点跳到另一个点)的状态，我们倾向于忽视或者看不到重大变更。在两个图像之间对比，有些主要的变化很难被发现。我们来做个实验，把电脑设置成这样：幕显示不断旋转的随机字母。我们对观看这些字母的人的眼球所显示的电波进行跟踪记录，发现此人所看到的是一些有意义的文本。我们做了一个有趣的测试，当这名学生被一个路人询问方向时，有两个人抬着一扇门的人曾打断他们的对话。在那扇门的掩护下，这名被问路的学生与其中一个抬门的人交换了角色，他俩除了性别是一样的，其他外貌特征都不一样。我们看看问路的人能不能发现这么大的变化，结果发现，做测试的大多数路人没有发现这个互换角色的变化！这些被测试的人实际上编造了虚假的事实，他们以为自己一直在和一个人说话，并记住了这一点。

其他研究表明，即使在仔细审视下，我们很大程度上只是看到了我们期望所看到了。神经学的文献中有很多例子说明我们从感知中看到和听到的内容其实很少。但是，如果是这样，我们怎么能相信自己的感官？我们又怎么能相信研究大脑并得出此结论的神经学家的感官呢？也许刚才提到的所有发现只是那些被不可靠的感官所误导的神经科医生的研究结果！

回溯论证

我们都曾遇到记忆错误的情况。精神病学告诉我们人可以有特别奇怪的信念，那么我们怎么能够知道我们不是持有完全错误观念的疯子呢？

我们探讨一下实验数字的可靠性：如果所研究的事物我经常观察，而且大多数人都同意我的观点，那么我得出的结论可能是正确的。但是如果对我的记忆没有信任，或者不能证实我没有在做梦，我怎么知道我真的经常观察所研究的事物，或其他人真的同意我的结论？如果没有对我的思考有信任，我怎么知道这个结论的数字是可靠的？也许我的结论错了，大众的普遍认同其实是出错的标志！大众一般认为绝大多数人觉得正确的事情不会错。

大多数人在遇到上述问题时会变得不耐烦，会耸耸肩，把它们放在一边，因为他们不知道那些问题的答案，但是他们确定自己是有能力了解一些事情的。他们的想法没错：我们是有能力了解一些事情(实际上，我们了解的只是这个想法而已)，所以从怀疑主义的角度，上述问题所指向的东西是没有必要的。但是我们也知道我们经常得出错误的结论，稍微思考一下，我们就能意识到，基于我们无法了解的事物所产生的世界观都一定是错误的。这就是回溯论证所介入的地方。

我可以知道自己处于痛苦中，或者我眼中的世界是黄色的。我可以知道这些因为我自己就是那个感受痛苦的人，或看到黄颜色事物的人。至于痛苦的原因，我的认识可能是错误的，甚至我相信我有一个身体这一点也可能是错误的——毕竟我可能是一个做梦的幽灵——但是痛苦本身，

或感知黄色的感觉是不可否认的，因为我本人就是这种感知的来源。但是我们怎么可以知道来源不在我们自身的那些东西呢？

这就是回溯论证：如果我们有一个标准用来将真实的外部信息与虚假信息区分开，我们首先怎么能知道这个标准是正确的呢？我们怎么知道我们可以信任任何所给定的信息的来源和路径？

(例如，我们已经看到，进化的大脑可能包含推理错误，就像程序可能包含错误。我们的历史悠久的直觉，更是会错误百出。)

回溯论证指出，外部知识是不可能被证实的，因为无论我们采用什么真理标准去证实这个知识，我们首先必须证实该标准的正确性——这就导致了在证实的进程中无限的倒退。

这就意味着，只有在一个不应用回溯论证的世界观中才有可能有确定的真实。如果我们知道我们可以了解某事，那么世界也是可以被我们知道和了解的。任何描述一个不能被我们了解的世界的世界观都必然是错误的。

第二章 逻辑

逻辑是关于如何正确推理的研究，而谬误是一种倾向于导致错误的结论。可靠的推理遵循特定的规则，可通过逻辑被描述出来——但我们的思想并不总是遵循这些模式，从而导致谬论、无效论点。

谬论

例如，正如我们在前一章中看到的，经验主义哲学家已经发展了轻信的原则，这原则就是：我们应该相信我们的感官以及人们所告诉我们的，除非我们有特定的理由不去相信。这个原则在回溯论证中带给我们一条出路。但为什么我们应该首先接受这个原则？这很可能是错误的²。

循环推理

也许我们应该相信这个原则的原因与我们相信大多数其他事实的原因相同：因为人们（在这种情况下是经验主义哲学家）告诉我们这是真的，除非我们有理由相信他们是不可靠的，我们就应该相信他们。这也就是：我们应该相信那些哲学家，因为轻信原则告诉我们要相信。这是循环推理的谬误，我们接受它的结论从而证明它的正确性。事实上，经验主义者经常继续证明该原则是合理的——使用根据轻信原则而获得的信息去证明它的合理：循环推理的另一个例子。

妄想

也许我们应该因为这个简单的原因相信这个原则：除非我们相信它，否则我们几乎不能够知道任何事，这是一个糟糕的情况。所以如果这个原则是错误的，那就很不好。

这是妄想的谬误，接受一个结论，因为接受这个结论比反对这个结论有更好的后果。但如果我被困在山顶，而我唯一获救的希望是等到救援人员来到前寻找到庇护所，我可能会说服自己只管往下爬，我就会到安全的地方。毕竟，如果不这样做会很糟糕，我会在寒冷中等待很长时间，而且没有食物。但这个推论并不能说明往下爬是安全的。例如，往下爬可能会因为雪崩而导致死亡，或者暴露在有疾风的斜坡上，那会很快就把我冻死。妄想提供糟糕的建议。

“如果这个世界观是真的，我们就不会知道太多，所以肯定是假的。”这就是妄想的谬论，但是这个论据“如果这个世界观是真的，我们也不能够知道它，因此我们不能知道它是真的。”是正确的。有很多错误的哲学犯了像第一个谬论的错误。在此，我们须警惕避免该陷阱，同时使用第二个正确的论据作为标准。

谬误的谬误

谬误的谬误是这样一种论点：因为一个论点是错误的，它的结论也一定是错误的。

考虑如下常见的一个妄想的形式：“应该存在正义，但生活中显然没有，那么必定有死后生活，在那里来一切都是正义的”。事实上，这个推理也犯了另一个谬误：印度教不会得出结论有死

2 比如我们在做梦的时候想这个原则，或者有人偷偷在我们睡觉时给我们装了一套虚拟现实装置，睡醒后我们若以为梦中的情景是真的，这就是遵循错误的原则。

后生活，但是，在同样错误的基础上，得到了轮回的结论。在一个有效的论证中，结论中不能包含前提条件中意义不一样的用词。另一个谬误是从“应该是”走向，“必定是”，再到“就是”。“必须”有两种含义，一个人可以在道德伦理的意义上从“应该是”走向“必定是”，在形而上学的意义上（不能是别的意义上）从“必定是”走向“就是”；但不存在从一种意义到另一种意义的途径。这被称为中词不周延的谬误：没有一个中间项（单一意义上的“必须是”）分布在两个前提中。例如，有两个论据：苏菲很甜；甜的东西含有大量卡路里；从而得出结论；苏菲含有大量卡路里。这个论证中的中间词在两个论据中的含义并不一样，所以得到的包含这个中间词的结论也是不对的。

这并不意味着没有的死后生活（或轮回），只是论证被曲解了。因为得出有死后生活的结论中的推理是错误的，就推断没有死后生活，这也犯了犯谬论的谬误。

推理

循环推理、妄想等等只是人们常犯的百余种谬论中的几种而已。有书籍中一一列举了不同的谬误，就像有教导逻辑推理的书。在此，并没有列举教会你各种不同谬误的目的，因为论述至此我们还没有解决根本的问题。

我们相信只有遵循逻辑规则的论证才是有效的，而谬误则就不是——但是，我们怎么能知道呢？即使是数学和逻辑也无法摆脱怀疑主义。我们如何知道我们遵循的思维规则是可靠的？而且我们不能不使用我们的记忆去推理——我们怎么知道我们的记忆是可靠的？任何旨在建立我们的记忆或思维基本可靠性的论据是基于那个记忆，那个思维。这就是循环论证的经典案例。我们怎么知道我们遵循的逻辑规则不是不正确的近似值——就如爱因斯坦发现牛顿物理学只是一个近似值？或者这些逻辑规则大错特错，甚至不能用来推理它们是错误的？

思想与直觉

进化论告诉我们，在几千万年的历史进程中，我们的大脑是直到最近才从无能力进行高级逻辑思考的猴子大脑发育而来的——那么我们怎么能相信这样的大脑得出的结论呢³？有许多所谓的真实悖论，例如当直觉（早已存在于无脊椎动物）与理性思想相冲突时——这种情况下为什么要相信理性思想呢？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蒙蒂·霍尔(Monty Hall)问题。一个电视节目主持人持有一个习惯，他让参赛者从三扇门中进行选择，其中一扇后隐藏着奖品。参赛者选择一扇门后，主持人会从剩下的两扇门中选择一个并打开，这扇主持人打开的门一定是没有奖品的，这个时候主持人给参赛者一个改变选择的机会，是选择另一扇门还是保持他目前的选择。大多数参赛者都坚持他们最初的选择，我们并不会认为改变选择会带给我们加倍的获胜的机会。那些相信他们的直觉的选手们错了吗？直觉的进化演变了超过十亿年，而大脑思考只有一百万年的进化，而这种大脑中的思考也

³ 正如达尔文对威廉·格雷厄姆(William Graham 1881年7月3日)所说：当看到人意识里的确信信念时，可怕的怀疑总是在我心中悠然而升，无论是确信从低等动物发展而来的人类意识具有价值，或确信其根本没有价值。会有人相信猴子的大脑意识里的信念吗，如果一只猴子真的有信念的话？也就是说，如果盲目的进化论是正确的，我们将永远不能相信发现这一事实的大脑。

只是在生物中一小部分繁衍缓慢的人类中演化。

或以辛普森的悖论为例，这种悖论以某种简化的形式在此呈现给大家。我们发现一所拥有两个学科体系(科学和艺术)的加州大学以性别区分学生：男学生的成绩要高于女学生。问题来了，是两个系都偏爱男生,还是其中一个系偏爱男生呢?但经调查发现,其中两个系都给与女生更高的分数。直觉告诉我们这是不可能的。

在所有这些情况下，缜密的推理告诉我们，思考有它是正确的地方，而直觉有它错误的地方。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应该选择思考而不是直觉? 为什么? 确实，思考可能告诉我们思考比直觉要好，但是直觉同样也可以告诉我们直觉更好。

第三章 认识论

认识论是对知识的研究：人需要知道的东西。

直接和间接知识

我们一直在质疑的最基本事实是直接知识⁴，我们在有经验之前所知道的事情（后验知识）可以教给我们：除非我们已经知道我们可以相信自己的眼睛——我们首先要有眼睛——否则我们无法从视觉体验中学习，同样的，在其他感官上也是如此。直接知识的例子包括事实如：我们没有发疯以至于相信完全错误的事情；又如：我们不是在做梦，被幻想欺骗了；又如：存在真理和虚假，善与恶，存在一个世界“在那里”，存在其他意识，存在时间，等等。

我们确实知道：我们知道这些事情，所以我们必定生活在一个我们可以知道这样事情的世界中。那是个什么样的世界？

最严峻的问题是关于知识和真理。也许世界的结构可以以某种方式或其他方式来解释善良或者心思意念，但我们不能依靠世界的结构来解释真理和知识，因为在不知道真理和知识存在的情况下，我们无法开始了解世界的结构。

什么是那些知识的来源？我们不能相信任何所谓的知识来源，除非我们已经知道该来源拥有真理并且是真实可靠的。我可以告诉你，约翰是玛丽的兄弟，但除非你已经知道我没有弄错，而且我没有在跟你撒谎，否则我的话并没有让你认识玛丽和约翰。

在这两个条件之上，我们还必须能够相信沟通的途径：我的嘴，空气中随机的声音，你的耳朵和听觉神经都不应该欺骗你。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回溯论证不禁止我去知道我处于的感官体验和感受，如疼痛或黄色的视觉经历。我知道自己很痛苦，因为我自己就是痛苦的源头，我与自己的沟通的途径是零距离的——这些关于自己的知识是即时直接的。但是如果存在一个外部世界，作为知识来源的自己无法告诉我有关外部世界的任何信息，疼痛在那，但疼痛的脚趾头可能根本不存在。

如果外部知识是可能存在的，必须有一个我们可以信任的知识来源，而且我们可以知道这个来源是值得信任的。但是对于世界上任何可能的来源，我们都没有理由相信。所以我们怎么可以了解任何自身以外的知识呢？

想法⁵

对于本文我们定义想法为一个有意的抽象概念，是关于某事物的抽象概念。（抽象的事情是指的非物质的，如数字、信念、内疚等等。）

让我们来更深地探讨想法。有各种各样的想法：情绪，渴望，信念，坚定信仰，幻想等等。幻想告诉我们，意念可以产生世界，在那个世界里还存在更多的意念。有一点很有趣：如果我在做梦，我对梦里事物的认识不会有错。如果我梦见玛丽有红头发，那么我梦里的她就有红头发。

4 先验知识可以从中分离出来，就是那些我们“仅仅知道”而已的内容，不是通过经验或直接经验学习到的。例如，如果一个人通过经历痛苦，而获得的痛苦的知识。

5 对于这部分所提到的想法的更细节的解释在这个网页上可以看到：<https://philpapers.org/rec/DURTM1>

如果我不对我梦中的人物撒谎，我可以为他们提供可靠的知识来源。因为他们是我的想法，沟通是直接的--所有的标准都符合！

我们将心思意念定义为想法、幻想等存在的媒介。这意味着一个心思意念是有意图的，其中有关于一些事情的想法。

我的梦和幻想，书中的故事，梦中人物的幻想--所有这些都是世界，他们都有一个超然的意念可依靠。而这些世界构成了一片森林：每个世界都依赖于一个意念，而这个意念又可以存在另与这个世界里---所有这些世界都通到我们的世界。我们会是最顶端的世界吗？还是会有一个意念在我们之上？

科学就是超越直接经验的知识，是基于一个统一的原则，即假定同样的基本原理在任何地方都成立⁶。我们假设在木星上有重力，因为在地球上质量引起重力。我们预期明天磁铁依旧吸引铁制品，因为磁铁过去和现在一直以来都是吸引铁制品的。统一性原则意味着如果我们找到某个事物在任何情况下都是真实的，而且我们可以检验它的真实性，那么我们就应该预期它在相似的情况下也是真实的。我们将此应用于我们的问题：如果我们可以验证所有世界都有一个统治的意念，且这个统治的意念可以解释世界的存在，那么我们也应该预期在这个我们不能验证的世界--我们所在的世界，也存在一个统治的意念。但是预期并不意味着必然。

我们使用“梦”这个词去表示任何的幻想，脑中的故事，白日梦或者实际的梦。在这本书册的剩余章节中，“梦”是一个专业术语，最好把它认为是一个作者在头脑中发明的故事而不是实际的睡梦，睡梦通常错误百出而且完全不连贯。同样的，我们应该使用“梦想世界”这个词去表示梦所想象的世界。

现实世界

我们知道有一个世界，但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发现我们是怎么知道的。

我们将现实世界定义为外面的世界，我们不是在做梦中的世界，而是生活在其中的世界。

鉴于现实世界的存在，有两种可能：要么和其他世界一样，被一个超然的意念所思考，要么这个世界是个例外，背后没有超然的意念。（这是排中律，又一个先验知识。）这里我们来看一个案例：实际世界背后没有超然意念的例外。在下一章中，我们将研究其他选项。

若没有超然意识

如果没有超然意念，那么这个现实世界与其他世界有根本的不同。这就违背了统一性的科学原则。这也违背了 Occam's razor 原理⁷，因为我们需要假设两种不同类型的世界：梦的世界，和现实世界。

对于我们所有关于梦想世界的哲学问题，我们都有一个很好的答案：超然意念。如果现实世界

6 一致性原理（也称为哥白尼原理，或对称原理）允许归纳，从一组观察结果概括并形成超出这些观察结果的规则的过程。没有归纳，任何概括学习都是不可能的。我可以学习到此刻世界是如此这般，但我需要一致性原理得出结论：我的房子明天依旧还在那里。这种统一原理本身必须是先验知识，因为它不能从经验中学习——即所谓的归纳。问题来了：在不相信归纳法的情况下，我不能以归纳法至今有效的事实来得出它未来依然有效的结论。

7 Occam's razor 原则是，我们不应该假设多于必要存在的实体而去解释某事。

没有超然意念，那么那些答案在现实世界将不适用，而我们留下了一大堆悬而未决的问题，例如：

- 物质如何创造意念（人类是物质，但却奇妙地拥有意念）？在梦的世界里，意念与超然意念共享。
- 是什么提供了世界各部分之间的统一；是什么结构使场中的一个粒子可以影响另一个粒子？在梦的世界里，超意识的统一提供了世界的统一。在做梦的时候，梦里有很多不同的个体，但是所有的个体都是做梦的那个人想出来的，做梦的那个人是所有个体的联系纽带，他把梦中的不同的世界变成了统一的一个整体。所以，梦的世界里，超然意念提供了世界的统一性。
- 什么是身份的源头，是什么使十年前的我成为我，即使我的身体不再有同样的物质。在梦的世界里，超然意念的意图（想要这个身份的那一位）是源头。
- 世界的一致性、规律的来源是什么？在梦的世界中，超然意念的意图为这些法则提供了一致性。...等等，等等。一个没有超然意念的现实世界的世界观仍然需要梦想世界的所有答案，而且除此之外还需要关于现实世界的不同的答案（迄今为止还没有人发现）。这样的世界观好像是半人马怪物，有许多的重复之处。

但最糟糕的是：如果现实世界没有超然意念，我们就不知道任何外部世界的事情。这是为什么？不管这些外部知识的来源可能是什么，它必须是现实世界中的东西。我们的梦想世界是我们思想的一部分，是完全内在的，其中没有任何东西超越现实世界。所以现实世界中的其他东西是唯一的选择。但是，世界上的事物我们只能通过间接经验来了解。为了让其他的东西成为知识的来源，我们必须首先知道它们是可靠的，然后，从它们到我们的沟通路径也是可靠的——这些我们不能知道，因为这些是我们自身以外的知识。此外，没有任何信息来源或信息来源的集合可以宣称自己是可靠的。说谎者和说真话的人都会声称自己说的是真话⁸。正如这个无法摆脱的困境：我们无法通过拉鞋带的方式将自己从泥潭中拉出来。

如果我们不能了解任何外在的东西，那么我们就无法了解推理的法则，比如我们上面所使用的排除中间法则。这意味着我们不能相信我们做出的任何推理，包括本文的推理。我们沦为毫无意义的胡言乱语，疯子般没有意义的废话，不管我们觉得多么有道理。

这意味着任何声称现实世界没有超然意念的断言都是不正确的。如果没有超然意念，这种断言也没有意义，如果有超然意念，那么这种断言就是有意义的，但显然是错误的。我们将在下一章中看另一个选择。

8 这就是为什么“我在说谎”这句话是一个悖论：说谎者和说真话的人都不会说。

第四章 形而上学

形而上学是事物存在的哲学：它的存在有什么意义；它根本性质是什么；事物存在基础是什么？存在有哪些重要的东西。

我们已经看到，现实世界没有超然意念的假设导致了各种问题。如果我们确实假设一个超然意念呢？

有超然意识的现实世界

如果现实世界确实存在超然意念，那么情况就很不同了。那么，情况是统一的（所有世界的运作方式相同），也满足了 Occam's razor 原理。所有关于现实世界的哲学问题都很容易回答，因为我们知道梦的世界的答案，而对于现实世界来说答案是一样的。

最后，超然意念可以是有效的知识来源⁹。如果我做梦，我可以决定梦中的人物相信或知道什么——就像我可以做梦某人是可怕的，我可以做梦某人知识渊博。但我梦里的内容是真正的知识吗？让我们看看标准：

- 如果有人梦见我，我是那个人的一個思想，同样，我的思想、知识、理解等等都是他的思想。这意味着任何沟通都是即时的，不需要任何（可能不可靠的）沟通路径。
- 因为做梦者是他的梦的主宰，他能给我正确的知识，他给我的先验知识是可靠的。
- 一个做梦者必然对他的梦是绝对知晓和完全正确的，因为他的梦是他的思想。
- 这给我们留下了最后的准则：这个梦的主宰者是善良的吗？如果他是个说谎者，无论他给我什么信息都可能不是真知识。如果，相反的，他是善良的，那么他的信息就是知识，他可以给我合理的知识--他是好人（因为他知道这一点，而且我能直接获得这个知识）。更确切地说，他一定是有爱的。

我们对“爱”的定义是对别人好的意愿。

所以，如果这个世界没有一个统治意念，就不可能有知识。我们知道我们内在实体不能成为知识的主要来源。但是，在一个正确的统治意念存在的情况下，知识的存在是可能的。换句话说，如果，或说只有现实世界有一个有爱的超然意念存在，知识的存在才会成为可能。

没有超然意念，也没有知识--但这个结论是矛盾的，因为这个事实本身就构成了知识。这是一个超然意念存在的知识证明。

为了让超然意念给予我们知识，祂必须能够支配祂所创造的世界，祂必须是至高无上的。我们经常发现我们不能梦到我们想要的，因为我们周围的世界限制了我们（就像在看恐怖电影后做恶梦一样）。同样，超越我们世界的这个意念可以影响我们，或者我们简直能力太有限而不能想象出我们希望想象出的世界。在所有这些情况下，我们给我们的梦想中的演员的信息可能是不正确的，而不正确的信息是不可靠的，不是知识。

因此，一个能够赋予我们知识的超然意念必然是无限的，不受其所在世界，或元超然意念的限制¹⁰。

⁹ 关于这一点的更多解释可以在这个网址看到：<https://philpapers.org/rec/DURKIT-2>

¹⁰ 有几种解决方法，但从我们的观点来看，它们都是一样的：提供知识和统治世界的超然意念是至高者（上帝）。

避免循环论证

但我们是不是又掉进了经验主义者的陷阱？假设存在超然意念只是因为正确的后果——我们可以了解事物，这将是错误的一厢情愿，这显然不是我们想要做的。

其实我们没有掉进这个陷阱。平庸的原则，和逻辑的规则，是正确的直接知识——但要知道这一点，并精确地知道它们的细节，我们需要知道进一步正确的直接知识，所有这些知识点都是直接而可靠的。为此，我们需要向超然意念敞开心扉，让祂恢复我们在自由中错误打破的联系。但是，“知识是直接的”这一事实把我们从推理中拯救出来，更不用说循环了，并且免于回溯论证。（虽然在这里，我们只能通过一个容易出错的渠道。）

经验知识（在你经历之后得到的知识）

有了前面这些理论，现在我们可以转到我们正在体验的这个世界了。根据前面所讲的，一个强有力的事实闪现出来：我们的现实世界包含邪恶。我们已经看到只有一个善良的超然意识才能赋予知识，所以这个世界，怎么能有邪恶的事情呢？毕竟，善是可以传递的：善意味着为他人的益处着想，如果超然意识是善良的，是至高无上的，对我们的世界有充分的认识，那么我也会预期我们的世界应该是美好的。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看看善良的本质。

超然意识和我们的意识都是有意图的，可以是关于某些事物的——有目的的善在两个方面超越无意图的善。

有目的的善必须是自主的选择。一个枕头能发挥它的功用就是一个好枕头。没有人要求枕头自己选择那么做。但一个只是被迫做好事的人却不会被当做好人。做好事和做好人并不相一致。因为他并不是出于自己的自由选择那么做的。

在有目的的人身上，善良意味着爱，想要为一个人带来好处。如果这个人也存在目的性，他也会有爱——为别人带来益处的爱。这种善的传递形式被称为“爱”。那么爱也会让对方产生爱。这两个事实告诉我们，善良的超然意识想要我们拥有“爱”——自由选择的“爱”。他给我们选择的自由，包括做错误的选择，所以我们能分辨出正确的选择才是好的选择。换句话说：被创造出来的有目的的善良是不稳定的——它可以变成恶的。

我们知道有些事情是善的，有些是恶的。我们可能不同意或不肯定什么是善的，什么是恶的，但我们知道善和恶是不同的，它们是有差异的。如果没有超然意识，这就是无法解释的：世界是遵循一些非道德性的物理法则，那些规则是不规范的。然而，一个善良的超然意识是会区分不同行为的——符合祂梦想世界的法则的行为和不符合祂梦想世界的法则的行为。

善与恶

善良的超然意识一定梦想了一个美好的世界，但是我们的世界里有邪恶，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在超然意识的世界里，自由生命选择了邪恶，违背了超然意识的想法和意志。这里有很多含义，我们会在下面探讨其中几个含义。

如果在没有受限制的情况下，我们的梦没有朝着我们想要的方向发展，我们可以直接放弃这个梦，重新再做一个更使我们愉悦的梦。这是因为我们对梦中的人物没有爱。一个绝对善良的意识是没有这个选择的，就像慈爱的父母不会丢弃一个残疾的孩子。真正的爱是无条件的。

一个绝对善良的意识不能自由地对抗邪恶的想法。这意味着梦和做梦的人之间有一个障碍，而

当梦是美好的，这个障碍就不存在。梦是被隔离的，所以说，不再直接由做梦的人控制。这意味着更多的事情可能出错，比如我们所看到的：这个世界存在超越人类决定的邪恶，例如地震、被蛇咬。

谎言和错误

因为这些条件，只要我们选择邪恶，它就会一直存在，邪恶对我们的认知能力有两个影响。

我们可以选择邪恶。但在认知上这是谎言。我们信的是一回事，但表达出来的是另一回事。我们的表达是通过言语或通过行为。谎言有很多种，但在这里唯一相关的是，如果我们不知道某人是否说谎，我们不能相信他告诉我们的话（通过言语或通过行为）。

因为这个世界是与创造此世界的超然意识隔离的，存在非人为的邪恶，这就导致了错误。同样，错误也有许多种，但重要的是，因为存在着潜在的错误，我们也不能信任任何过程 - 无论是推理，交流还是其他。

所以这使我们回到开始，并解释为什么我们不能相信任何间接的知识。事实是谎言和错误存在是外在的先验知识 - 只有超然意识可以让我们知道，我们不应该完全天真。

超然意识¹¹

从上面的讨论我们已经看到，如果我们可以知道任何外在的确定的事情，那就是确实有一个超然意识——但我们对它的了解不多，除了知道祂是善良的（因此充满爱）和不受限制的。但事实上，从祂是不受限制的属性里，我们可以得到更多的属性 - 包括祂的善良的另一个证明。

为了看到这一点，我们必须看到一个重要的区别：先验属性与后验属性。

先验属性可以自己存在，而后验属性只能通过相应的先验属性才能存在。例如，拿“静止”和“运动”举个例子。静止可以自己存在：一个在其中任何事物都是静止的世界是完全可能存在的。另一方面，运动需要一个参照点：某些东西参照其他的东西，参照一个静止的东西，才能存在“运动”的概念。所以“静止”在前，“运动”在后。

或者看看“绝对”和“相对”：不可能一切都是相对的——因为这句话本身就是绝对的。“复数”对于“单数”是后验属性，“假”对于“真”，“负”对于“正”等皆是如此。

如果某些事物是唯一的，那么它只能有先验属性——因为如果它有一个后验属性，那么它需要一个与之相应的先验属性。这意味着超然意识只能具有先验属性。事实上，迄今为止我们发现的超然意识的属性（无界，善良，爱）都是先验的。

超然意识善良的形而上学证明：从一个标准的偏离即是那个标准的后验属性，所以邪恶较之善良是后验属性。所以超然意识是没有邪恶的。

不完美，是完美的偏差，也是一个后验属性，所以超然意识是完美的。

复数是单数的后验属性。复数由多个单数组成，因此，超然意识是单数的，单一的。同样，复合物是其中组成部分的后验属性，所以超然意识不是组合而成的：祂是单一的整体。同样的，我们可以证明祂是仁慈的，永不改变的，绝对的等等。所以，我们能得到更多有关超然意识的属性，我们得到的结果与我们从其他来源学到的知识相符。我们已经看到了不受限制和善良的

11 本节中的想法在这里有更详细的解释：<https://philpapers.org/rec/DURHTS>.

属性，但对于其他属性也是正确的。

无所不知是一个先验属性，我们已经看到，超然意识对于祂所产生的梦是无所不知的。我们也看到，我们能够知道有关自己的事情，而且除了超然意识和祂的梦以外，没有其他事物，所以超然意识是无所不知的——这看起来也是有道理的。

无所不能也是另一个先验属性。事实上，如果没有外部影响，一个无限的意识对于祂的梦是连无所不能的。（事实上，即使我们有限的人类都对白日梦有强大的掌控力）

所以，我们看到的所有来自不同争论的信息是连贯且一致的，突出结论的重点。

我们的世界

现在要说到我们的世界，超然意识可能会创造出千上万个其他的世界，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的世界是存在的。

第五章 存在主义

存在主义是我们与世界关系的哲学。它有时被称为“人称语法”(grammatical persons)的哲学,因为我们将会看到它与第一人称,第二人称和第三人称相关。

第三方角度联系(第三人称)

我们先从后者谈起。同样,科学研究也是从后者开始。当我们看到某个事物时,我们都会从第三方角度出发。当我们看到自身以外的事物时,我们倾向于做出关于那些事物的思考,而与此同时,我们并不意识到自己是作为事物以外的观察者在思考。

实际上,这种思考倾向使我们在感知外部世界的过程中忘记自己作为观察者的角色。我们仅仅看到这个物质主义的世界所呈现给我们的貌似可信的表面而已:物质和行为。(从这个角度思考,我们会把人看成是事物,而不是像自己一样一个感情、有故事的生命。)

当科学家试图解释行为时,他们要么可以找到可以完全预测该行为的定律,要么找不到。有预测定律的行为被称之为“确定性行为”,不可通过定律来预测的行为被称之为“随机行为”。请注意,随机性并不是行为发生的原因,称某些行为是随机的,是根据科学家的预测能力来界定的。当有些人对这一点不明白的时候,会说这些行为是随机发生的,这种说法是不对的。随机行为,并不是随机发生,实际上,科学家试图用概率性术语来形容随机行为,即通过描述行为发生的频率。

第一方角度联系(第一人称)

第三方角度去看事物(作为观察者去研究自身以外的事物)为我们带来了大量的知识和信息,而且非常有用的,但

是这些知识信息并不适用于我们自己。我们可以观看别人,可以研究他们的大脑,研究当脚趾头被戳到的时候,他们的大脑细胞如何运行以至于让人发出“哎哟!”的叫声。通过观察,我们可以预测别人将会做出什么样

的选择,但我们永远无法以这种研究方式预测自己的选择。(如果我们以这种方式去预测自己的行为,我们可以决定去做与预测相反的行为。)

当我们从旁观者的角度看自己时,把自己当作一个客观事物,我们所看到的是一个可能做出某种行为,也可能不做出这种行为的一个人。但是当我们从内心看自己时,我们却看到某些完全不一样的东西。当研究某人的行为时,有些人的角度使他们把焦点放在脑细胞的放电上,而作为第一角度的我,焦点放在了感受和理解作出此行为的决定——一个具有道德和美学意义的决定——的重要性。我知道我有一定的义务,对事物的结果有某种特定感觉。从根本上讲,我们无法从第三方角度观察和探索自身行为,我们无法得出研究结果。

我自己能够体验到自由的能力,可以选择一种,也可以选择另一种方式。这种自由导致科学家们无法完全正确地预测我的行为,这是自由随机性的来源。(由于未知的定律而导致的不可预

测性被称为认知随机性。)

第二方角度联系(第二人称)

一旦我以这种向内的角度(第一方角度)“发现了自己”，我便可以进一步探索理解其他人。当我看到某个人时，我知道这个人和我一样用第一角度去发现自己、发现世界，我就不会将他人看成是客观“事物”。我将他人视为和我一样的人来看待。我可以把服务员仅仅看作是一个提供餐饮的工具，或者看作是一个有过去、有感情、有希望和恐惧的人。所以这个人就变成了第二人称的“你”，不再成为客观对象。实际上，我是借着与他人的关系才能真正成为我自己，因为在一个只有事物没有别人的世界里，我无法成为一个健全的人。

一个人被创造时内置了一个倾向性：想要把自己交托给他人，去信任其他人。这个关系被称为亲密关系。这个世界以及我们每个人都有邪恶存在，所以我无法真正将自己交托并相信任何人。只有超然意识是完全可靠的，我发现只有在他的里面，我才能真正成为自己，发挥我作为一个人的潜力。我内在的生命是在我里面的，是隐藏的，我只向人显露某一部分的自己，并不是全部，但超然意识知道关于我的一切。

道德义务的存在是因为与其他人有关联。我不应该用脚踢某个人，因为那个人不是一个可以随便踢的东西。一个人具有内在的一面并且和我一样有痛觉。我不应该打破花瓶，因为那个花瓶是某个人的所有物，如果花瓶被打碎了他会感到受伤。然而道德可不仅仅是避免伤害，但这事其中的重要部分。

综合各方

一个仅仅以第三方角度联系人事物的科学家可能会争辩说：因为组成这个世界的所有粒子和自然力中根本没有义务或道德，任何事情都是被许可的。一个人偷窃并且被抓住当然是件愚蠢的事。但如果一个人偷东西却没被抓到(要么因为他没被侦查到，要么因为他有能力使自己不被抓到)，那么不去这样做却是很愚蠢的。实际上，许多物质主义者就以这种方式思考¹²，一旦自己的能力足够大，就可以去做不用受到惩罚的行为而为自己获取好处，就像进行不被抓到的偷窃。

自由

自由是另一个很好的例子。

我们看到自由的存在，并且这个自由是依赖爱而存在。我们的思想是自由的，正是这个自由允许我们去选择爱(或拒绝爱)。(因为我们的思想是源自超然意识的思想，超然意识也是自由的，他也是自由的：我们的自由思想就是他的自由思想。)

没有自由也就没有责任。没有自由，小偷别无选择，只能去偷东西；法官别无选择，只能定罪或释放，也就是说

法官不是因为定罪或释放的判决是否公正，而是把判决看成是一个外在的客观行为——法官大

12 大多数自称唯物主义者不这样做，但那是因为他们内心深处知道，这个世界存在的不仅仅是物质。

脑中的粒子碰巧使他做出了某个决定。

科学家们有时会忽视自由，把它视作幻想或错觉，因为他们认为存在的一切都是决定性和随机性的。我们已经看到了将随机性看成是一种自然力是错误的，我们可以说世界是完全确定的。

那会妨碍真正的自由吗？不会的。我

可以梦想一个确定的世界，事情以我希望它们发生的方式发生，我要做的就是梦那些事件发生的原因。所以我可以自由地按着我的意愿去梦想我的幻想世界的故事，即使我所梦想的这个世界是完全确定性的。

因为我的思想即是超然意识的思想，祂可以梦想我们的世界是确定性的，然而祂依然尊重我们的选择。因为我们有邪恶，祂可能会严格限制我们行动的自由(但可以让我们自由思考)，例如，祂允许我们走路，但不能飞翔。

我们的世界（内在）和超然的存在（超越内在）的解决方案

从我们这个世界的层面（内在世界）上看，有几种方法可以达到在确定的世界里赋予我们自由。

我们所居住的充满生命的星球沉浸在一个广阔的宇宙之中。在这个宇宙中几乎每一部分都不适合生命存活。也许事情是这样：超然意识认为那些不规律的无生命气息的粒子相互作用并到达地球并与我们的大脑相互作用，使得我们产生自由选择的动作。在这种情况下，宇宙中那些无生命部分的粒子编码了所有的自由决定，这些决定由任何人在任何时刻做出的。

另一种选择是量子力学。越来越明显的是，看似不可理解的量子物质世界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可理解的概念世界。当我梦见一棵树时，我并不一定梦见那棵树上的每片叶子，这种模糊性使我能够驾驭我的梦。在梦中，我可以决定沙发下有一只猫，并且与世界互动，这恰好对应了那个长期困扰物理学家的“波函数倒塌”。之前这只猫是否存在我们不能确定，也许这只猫之前存在，但现在我们能够决定这只猫是存在的。(或者，如果我希望梦以不同的方式发展，那么猫也可以没有)。

（波函数倒塌：这是一个量子理论的概念。按照传统的解释，在任何时候，世界的当前状态都是分裂成许多新的状态：世界同时处于许多状态（例如，猫同时是活的状态也是死的状态）。但是当我们去看某一事物时，我们只看到一种状态，其他所有的状态都消失了，就如我们看到的是一只活猫或一只死猫，但不是两者兼有的状态。

所有同时发生的状态在数学上都用所谓的“波函数”来描述，而除了其中一种状态之外的所有状态的消失被称为波函数的坍缩。）

这些都是科学给我们的选择，内在选择。但是，还有更基本的选择，那就是超然的相容性：这个可能性就是，超然意识有自由使他能够梦想一个世界，其中的确定性规则可以形成他想要的状态。要了解这一点，就需要介绍本体论和经济学的区别，这带领我们进入下一章。

从超然意识来的自由

现在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解释：如果超然意识知道我们的所有思想，我们如何摆脱超然意识呢？从第二方角度联系就可以回答这个问题：他尊重我们，并允许我们驾驭他的思想，甚至因为我们的罪恶，我们的思想违背他的意愿。这就像父母给长大成人的孩子自由，允许他去做甚至父母反对的事情，因为父母相信允许孩子自治并负责任是更重要的事情。当然，父母仍然希望孩子去做是正确的事情，但不会强迫孩子。

第六章 本体论/存在论¹³

(如果这一章太难,可以跳过本章。)

本体论是存在的事物以及存在的事物之间关系的哲学。它与形而上学密切相关,但是形而上学局限于原始的存在,而本体论则延伸得更远,也关注由原始存在派生出来的事物。因此,超然意识是形而上的关注,但是我们的意识只关注与本体存在。

超然意识

到现在为止,我们已经对超然意识进行了推理,好像祂遵循于我们所遵循的同样的定律。但我们也看到祂不受任何事物的限制。所以这里似乎有一个矛盾,实际上,如果我们不仔细区分不同水平间的差异,矛盾确实存在。

我们对于不在我们同一水平的超然意识一无所知,因为我们没有任何模式或结构作为依据来描述祂。我们不能说祂是一个或是许多个,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善良或邪恶——所有这些概念都是超然意识放在我们世界中的结构体系,但这些概念对祂的自身水平可能没有任何意义。

因此,从本体论上讲,我们不能对超然意识有积极正面的评价。这在传统上称为“否定之法”(或“否定神学”)。

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另一种方式探讨超然意识,也就是我们与祂之间的关系这个层面。祂与我们的世界建立了关系,因此可以认为超然意识“来自天堂下面”。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看到祂一定不受限制,并且只有原始的属性。这些属性必然与现实近似,这在传统上被称为“类推方式”。

第二种方式称为“经济的”方式,因为这种方式着眼于超然意识对这个世界的管理,这种超然经济对我们很重要:

我们想知道超然意识与我们的关系是怎么样的。不用这么明确地说,从我们之前的所有的推理,到超然的相容论,我们已经在经济层面上探讨了超然意识。

自由

现在应该清楚的是,超然意识的梦是一个实体的事件,而不是经济的事件:梦想是在梦想的世界以先存在。但这意味着祂不受限于我们存在的这个水平的世界中的法则,超然意识有自由去创造一个确定性的世界,并且祂也有自由根据祂自己的意图来运行这个世界。

我们的世界

我们这个世界所在的层面和超然意识所在的层面之间的巨大区别解决了另一个问题(或许是多个问题):如果我的大脑只是相连接的各个脑细胞的简单总和,有些细胞使我看到了日落,而另一些细胞使我感觉到美丽,那么享受美丽日落的“我”在哪里?不可能是某一个细胞或者某

13 本节中的想法在这里有更详细的解释: <https://philpapers.org/rec/DURHTS>.

个细胞中的某个粒子产生这个享受日落的“我”，因为细胞本身仍然很复杂，那一定是与大脑不同的非物质。因此，意识是一个和许多事物结合在一起的存在。

这个宇宙也是一个复杂的合成物，那么是什么使许多粒子彼此联结，又是什么使他们能够互相影响？一定有一个结合之处，在此所有部分融合到一起。这个使所有部分融合到一起的力量不可能来自我们的世界（内在世界），因为内在世界是某一事物与多个事物组合而成的整体。这也不可能是某个物质，因为任何复杂形式的物质本身都是合成物，它一定来自我们这个世界以外的力量。没有超然意识，这个问题是无法解决的。

这个洞见引向超然意识存在的本体论证明：没有超然意识，这个宇宙中的许多组成部分不可能合成一个宇宙¹⁴。

抽象事物

超然意识的存在也解决了另一个著名的哲学问题：抽象概念是否存在？是否存在“2”这个抽象数学概念？如果存在，那是什么？如果不存在？一双鞋子与一对父母有什么共同点吗？

普遍主义者坚持认为：红色，可见性，欢乐，美丽，真实，所有这些概念是存在的，而唯名论者则声称那些只是名称，并不代表任何真正存在的事物。这两方的立场都是有问题的，但当我们转向超然意识时，我们会找到一个新的答案。世界是的任何一个事物是超然意识之梦中的一种想法，也就是说“存在”是指超然意识思考的一个想法。那就意味着，如果我们能在头脑中想到“独角兽”这个概念，那么超然意识当然也能想到“独角兽”的概念，因为我们的思想就是超然意识的思想，因为超然意识先于我们存在，所以任何概念也都是先在超然意识里产生，(毫无疑问，超然意识还有比我们更多的思想)，因为他想到了一个概念，所以这个概念就存在。

这就回答了这个问题：所有的概念都存在，并且这些概念的内容是存在于超然意识中的共性的思想。

14 有许多所谓的“本体论证明”——本章不讨论这些。

第七章 伦理

伦理学是哲学中思考道德问题的部分：什么是善和恶，以及一个人应该如何如何行事为人。基本伦理

学是探讨第一个问题：什么是善？什么是恶？道德是探讨的第二个问题。

善良¹⁵

什么是善良或义务？这里有一个著名的哲学问题，即“现实与应该”（This is and the ought）。我们所有的感官只能观察到世界呈现出来的现实的样子(如果我们未被欺骗)，而不会观察到世界本应该有的样子。那么，怎么会有一个“应该”的存在，一个义务？即使有，我们又如何知道呢？

（译者释“现实与应该”：通过观察世界，我们可以看到实际情况——但永远看不到应有的情况。那么我们怎么知道有些现实是好的，有些现实不是好的，不是应有的呢？著名哲学家休谟解释说我们可以知道是现实情况如何，但不知道应该如何）

自然主义的谬误犯了这个错误：试图从我们生活的世界中获得（总结出）一些道德准则，甚至总结出一位制定规则的神。事实是，任何人，甚至是假神或真神，都会制定某个规则，这个规则本身并不能使这个神变得更好，即

使是这个规则是有好的，规则本身也不能使我有责任去遵守这些规则。这个论点被称为“休谟的断头台”。

然而，超然意识正在思考这个世界，他的思想必然是真理。我们已经看到超然意识对于我们的世界是无所不知并且毫无错误的。但这也意味着如果他认为某事是好的，我们就应该去做，既然是好的，而我们确实应该去做。

简而言之，有些事情是好的，我们应该去做，因为超然意识正在思考这个世界，在这个他正在思考的世界中，这些事情被认为是好的，应该去做的。因着超然意识本身是好的善良的，他就规定了那些是好的规则。因此，这与我们之前的发现非常吻合：超意识是全然良善的。这再次支持了我们的结论。

这也回答了尤西弗罗困境(Euthyphro delimma)：“某事是件美好善良的事，因为众神都赞成这事？(此观点意味着善良是武断的和主观的，毫无规则可言)或者是，因为某事是美好善良的，所以众神都认可？(此观点意味着众神也受一个外部标准的制约)”答案是：“某事是美好，因为超然意识认为这是一个在这个世界之中客观上美好的事情。祂之所以命令这事应该去做是因为客观上它是美好的。”希腊众神却无法创造出客观存在的美好，但超然意识是能做到。

15 这个话题在这里更详细地讨论：<https://philpapers.org/rec/DURFIT-3>.

逻辑和真理等其他客观标准也以相同的方式建立在这个世界中。

善良与自由

但是，超然意识怎么能既是完全美好善良又是完全自由的呢？如果他是自由的，那么他不能给我们真知识，因为他在任何时候都可能决定说谎，不是吗？

答案很简单：美善的意义就包括自由地去选择成为美善的人。某个人某一天自由地对选择去做恶事，那么这个人并不是善良的。所以，自由中，超然意识选择将自己限制在完全善良的事物上——因为我们的思想是超然意识的思想，如果我们不对超然意识掩面不见，我们就可以立即知道祂的选择，并知道祂的可靠性。

隔离

在一个绝对美善的超然意识的思想之下，邪恶的世界怎么能存在？这个答案就是爱。一位慈爱的母亲，即使孩子已经变坏堕落了，仍然会选择抚养她的孩子吗？当然会！如果她对孩子的关爱取决于她孩子的善恶，那么这就不是真正的爱。她可以允许事情变得对孩子来说很艰难，借此希望能使他回头，但她不会任由他走上绝路。（就像一个母亲不会任由孩子饿死。）

接下来要说的是隔离，这指的是我们与超然意识之间的障碍，这障碍不是他制造的，而是我们改变了方向，因此我们和超然意识不再是同行一致的。例如，在加油站，当汽油正在充满我的油箱时，我却把车开走，那么加油必会中断，但这不是加油站的过错。

尊重我们的自由，超然意识必然放弃了祂对我们这个世界的控制——好比人对梦的控制，若不去控制就转变成了噩梦。

道德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对可知的事物和其属性做了一些抽象的思考。现在，我们将开始思考什么是我们应该做些什么。所以本章的结果将给我们背负一个道德上的责任。许多人对此感到恐惧，并就此停止思考。

世界的现状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看到，超然意识是善良的，而我们自由地选择了邪恶，导致我们与超然意识疏离。这个世界不再与奠基这个世界基础的道德准则相一致，因此世界包含了各种各样的邪恶。换句话说，破坏已经造成，我们对此负有责任。

(直觉上我们知道这一点：如果我们诚实地内省，我们会发现我们内心是堕落的。当然，我们会试图找到各种理由否认这一点：责备他人，或者将自己与他人进行比较而不是与美善的标准做比较，用许多事务充满我们的生活，以至于避免思考我们自身堕落的问题。)

我们也已经看到美善包括尊重我们的自由，所以超然意识不能只需采取简单的方法(即如人放弃这个梦，开始做另一个新的梦)。所以，在尊重其道德准则和我们的自由的同时，美善的祂决心致力于修复这个世界。

道德准则要求我们成为美善的，但并不强迫我们。从最字面意义上讲，这是超然意识的“爱的呼唤”，祂召唤我们回到祂身边，因为那对我们来说是最好的(善胜于邪恶)。

道成肉身 | 化身

超然意识会尊重我们世界的道德规则，此事实使得我们更容易推理出祂的行事方式。在这些规则之内，正义要

求错误负上赔偿的代价。现在讨论这个情境，如果你打破了我的窗口，我只有四个选择(以及这四个选择的混合多选):

- 1.窗户就保持在破损的状态。这样的选择并不好，因为错误没有得到修复。这个选项对于打破窗户的你来说很舒服，因为这个选项做什么来弥补，但是这并不公正。
- 2.我要求你赔偿。因为你打破了它，所以这个选项是公正的。但这样做的话我对你就没有爱心，特别是如果窗户的价格比您想象的价格高得多。
- 3.另有一人赔偿我的损失。此选项既不公正也没有爱心地对待那个付代价的人。如果那个人会自愿赔偿损失，说明他是一个很有爱心的人，但是我不会要求他这样做。
- 4.我本人承担损失。那么这表明我是一个正义并有爱的人。

超然意识，是完全善良，并且完全公平，完全有爱的，因此祂只有一个选择——第四个选项。祂有能力执行这个选择，因为我们已经知道，祂是无所不能的。为了从内部开始去修复这个世界，祂必须进入这个世界，这就是所谓的“道成肉身”。我们再用“做梦”来解释道成肉身。我们都曾做过有自己出现的梦境，我们以化身的形式进入到梦境中，所以如果我们可以做到这一点，超然意识当然可以做到道成肉身。(译者注释：让我们用“人与梦”的关系来理解超然意识与这个世界的关系，超然意识创造了一个世界，祂掌管这个世界，祂的存在不受这个世界中的规则和事物所限制，因为祂制定了规则，创造了其中万物。祂也有能力化身成一个人出现在这个世界。)

祂必须化身为一个有形体的人，能一个有能力付出代价来修复这个世界，也就是承担人类做的所有恶行的惩罚——这包括了从大屠杀到不值一提的自私的想法，因为即使是最小的错误也处于善的对立面。部分的、相对的善，也不符合超然意识的善的标准。

超然意识所化身的这个人会邀请我们接受他所付的代价，祂代替我们所承受的我们本该受的惩罚，但是祂给我们自由去选择接受或拒绝祂所做的这一切。

团结合一

但是，一个人支付另一个人的债务，一个人为另一个人的过犯承受惩罚，这样是否公正呢？如果我今天承受我昨天所做事情而产生的惩罚，这是否正义？如果我的大脑指挥我做了错事，而我的皮肤被鞭打受刑罚，这是否公正呢？还是应该让做最终决定去行恶事的那一个大脑细胞来受惩罚呢？这是一个和许多、以及身份认同的问题。在普通合伙关系中，如果一个伙伴负债，

所有合作伙伴都要背负这个债务，因为他们已经宣称是一个整体。父母应该为其孩子造成的损失付出代价。例如一场体育比赛中，同一个体育俱乐部的成员们，甚至同一个国家的人民们可以说：“我们赢了”，即使他们没有参与比赛，也可以这么说，因为他们认同这个俱乐部或国家。

正是这种团结合一，共同的身份认同，创造了承担责任的整体。超然意识通过化身为入进入我们的世界来表明祂与我们合为一个整体；如今我们要做出选择，是否愿意与超然意识成为一体，从而接受祂所付出的代价。从字母意义上(而不是物理意义上)，我们必须成为合一整体的一部分。

我们的选择

所以现在取决于我们的事情是找到这个付上代价的化身，并接受祂。如果我们接受祂，我们可以放心地相信祂，祂既然在我们违背祂所制定的善的标准后都没有毁灭我们，那么祂也一定不会在我们悔改回到祂面前时毁灭我们。（译者释：这一点与人做梦形成对比，人如果做了一个不合乎其标准的梦，可以随时舍弃这个梦，选择再做一个。但是全能且美善的超然意识却化成肉身进入世界来为我们的恶行付代价。）如果我们拒绝祂的付出，也就意味着拒绝祂，要祂离开我们。

后果

每个人都必须做出选择。在某一时刻，每一个人都将做出一个明确的选择（选择接受超然意识的付出，或者选择拒绝）。超然意识就会离开那些不接受祂的人。祂本人全然善良，这意味着那些拒绝祂的人身上不再存留任何善良。相反，祂会完全接纳并与那些接受祂的人同在、合为一体，修复他们的生命，让他们做出与自己同样的选择：即选择绝对的美善。这些人将永远处于一个绝对美善的环境（天国），并且成为绝对美善的人。这个对美善的未来的确定性被称为“希望”。

第八章 目的论

目的论是目标和意义的哲学。唯物主义是没有目标的——事情发生的原因是过去的确定性原因，而不是由于将来的目标。

意义

我们看到一些事情，一些活动是有意义的，有目的的：这些事情的存在是因为一个比自身宏大的目标。一个轮胎有意义，是因为它有助于汽车的行驶；汽车有意义，因为它可以带我去不同的地方，比如北京；我的旅行是有意义的，因为这让我到不同地方去教学；我的教学有意义，因为这让人们更好地说中文……所有这些都是有联系的意义。如果帮助人们更好地说汉语没有意义，那么我的教学就没有绝对意义，我长途跋涉去北京也就都没有意义了。最后，这个世界上的某样事物是否有意义取决于作为整体的宇宙是否有意义。

科学告诉我们，未来的某个时刻，这个宇宙要么大收缩（The Big Crunch）而瓦解，要么膨胀到无限，然后经历热寂（Heat Death），那时我们所有的努力都将会失去意义。这意味着绝对意义不能来自未来。（同样，因为过去起源于大爆炸，所以它也不能来自过去。）

（译者释：

The Big Crunch 宇宙大收缩：宇宙正在膨胀，但所有的恒星和行星都通过引力相互吸引。现在有两种可能。如果重力获胜，最终所有物质都会减速并返回——就像一块被抛出的石头会减速并返回地球——最终所有物质都会在一处碰撞。也就是膨胀将停止、逆转，然后所有空间和物质由于星系重心吸引力作用向内部坍缩到一起，是大爆炸的逆过程。这就是所谓的大收缩。

Heat Death 热寂：但如果膨胀的力量胜过星系重心的吸引力，物质会飞得越来越远，散布得越来越薄，直到只剩下一个粒子，那个剩下粒子最后也会消失，只剩下一些波。这就是所谓的热寂说。）

如果没有超然意识，我们的存在和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没有真正的意义。（译者释：因为意义不来自我们所存在的这个世界，这个世界的起源和未来都不能给我们绝对意义。）如果有一个超然意识，那么我们的世界就会在那个超然意识里找到的意义，正如我们的梦对我们是有意义的一样。如果我们这个世界的组成元素依照那个超然意识的设计而运行，并且如果那个超然意识是美善的，我们的世界就是有意义的。

内在和外在意义

内在的意义是外来的，也就是说内在意义来自自身以外。当我用一个树枝做成了一个拐杖，那支树枝并不是本来应该就成为一个拐杖——而是我把我的意愿使强加于它，使它成为一个拐杖。同样的，奴隶对其主人的意义所在，或公民对他的国家意义所在，都是来自于自身以外：主人没有任何权利去控制奴仆，国家没有权利去控制公民，除非奴仆或公民自愿给予他们权利。（他们可能有能力，但在能力和权利之间存在巨大的区别。）

（译者释：我们可以用签合同的方式来理解能力与权利之间的差别。如果我与你自愿签订契约，

让我成为你的奴隶，那么你有权做我的主人，并命令我做事。如果我们不签合同，而你只是强行带走我，奴役我，那你有能力对我这么做，但没有权利这么做。所以，只有我给了你权利，你才可以做我的主人。一个员工与公司签订合同也是同样的道理。员工给了公司权利来管理他，公司才可以这么做。)

如果我做梦，那就是不一样的解释了：梦中的事物和人只因为我梦中的目标而存在——他们存在的意义是内在的。如果这个目标是美善的，那么我有权利期待梦中的人按照这个目标行事。如果我是美善的，我会让梦中的人愿意并且享受于按照我的目标而行事。

价值，善良，爱与幸福

一把好刀对我们来说是有意义，有价值的。因此，意义和价值是紧密相关的。同样，一把刀做它应该做的事那么它就是有意义的，因此意义与道德也是紧密相关的。实际上，一样事物意义的来源也是其价值的来源，也是其行事原则(即应该做什么)的来源，这个来源就是我们，也就是我们喜欢那把刀。同样的，我们存在的意义，我们的价值的来源是超然意识的爱。

因为超然意识是完全美善的，所以他将幸福与意义联系起来。一只鸟当它会飞的时候是幸福的，一条鱼会游泳的时候是幸福的，一个舞者会跳舞的时候是幸福的。那么我们呢？当我们能够做我们应该做的事情时，我们会感到幸福；而当我们理解我们所做之事是有价值和有意义的，我们会感到更加幸福。

归属感

意义也与归属感有联系，与归家有联系。当一个团体出于某种美好的原因而一起工作时，就会有一种美好的归属感。但是，只要那个美好原因的意义是相对，那么所产生的幸福也只能是暂时和有限的。我们的父辈们战后努力地建设国家，但我们意识到我们手中所建设的国家并没有内在的美善，因为我们的国家对另一个国家施行压迫。我们显然不应该愿意以投身战争的方式度过自己的生命。

因为我们选择了邪恶，我们也错过了真正的美善。我们的许多目标都不是真的美善的，因此我们会感到内疚。我们可能会尝试隐藏这种感觉，或者通过使自己繁忙和娱乐而压制内疚感，但在内心深处内疚感一直在那里，直到我们接受超然意识我们的罪所付出的代价，内疚感会一直在。如果我们转而看意义或爱，也是同样的道理：如果我们将自己局限于在现实世界中，我们只会发现相对的且令人失望的意义和爱。

在唯物主义下没有归属意义。在唯物主义看来，世界就是一大团粒子依据物理因果定律而移动。任何一个粒子没有一个归属之地，它出现在哪里，因着物理因果定律的结果，那就是它所应该在的地方。比如，有一个小木刺扎进了我的脚里，唯物主义可以说一个小木刺存在于我的脚里，但不会说这个木刺不属于我的脚。（因为小木刺就是由于物理因果定律应该存在于我的脚里）我的身体是一个所有小粒子的总和，也许我的脸上粘了一个脏东西，我知道那块脏东西不属于

我的身体，我就会把它擦下去。但唯物主义会说所有部分都集合在一起，包括那块脏东西，所以它就应该在那里。如果我的身体是各部分组合而成的一个整体，那么所有北京居民的左眼也是可以称之为一个总和。所以我们怎么能说我的身体属于一个在一起的整体，但所有那些左眼就不是一个整体呢？很多时候，事物不需要集中在一起才属于一个整体。例如，盒子中的蜡笔。既然这样，为什么这些相互独立的蜡笔应该属于一个整体，而所有那些北京居民的左眼就不属于一个整体呢？唯物主义不能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

只有超然意识能够通过思想创造归属感。

解决方案

只有与超然意识联系起来，我们才能有真正的终极归属，真正地被爱，真正的幸福，真正的美好，没有罪恶感，和真正的意义。我们知道这些是我们的目标：我们想要幸福，被爱等等。但通常我们达不到这些目标，因为我们想要直接达到这些目标，而不是通过做我们应该做的事情和成为我们应该成为的人而达到这些目标。如果我们只是直接寻求目标，我们只会在不到达目的地时感到沮丧，或者在达到目标的时候感到无聊。只有回归超然意识中，我们才能找到真正的意义，真正的爱，真正的幸福，真正的归属感，真正的美善，真正的自由，以及其他许多我没有在此写出来的令人向往的美好事物。首先要寻求超然意识，其他这些美好就会给予你。但我们不应该一时兴起接受超然意识，而是要基于有根据的信仰。

第九章 美学

美学是哲学中与美有关的部分，更笼统地说，就是经历世界。

有时，我们被一朵娇嫩的鲜花，宏伟的日落，和谐的乐曲所深深的感动，也有时被一副油画，一座雕塑或美好的故事所感动。我们称这些事物是美丽的。一个可以创作美丽并动人艺术的人被称为大师。

在唯物主义下，美丽没有任何意义。唯物主义认为，我们的大脑能够触发特定的细胞而产生这种美好感觉，而我们的大脑恰好在看到这朵花时正好就连接并触发了这个细胞。我们的大脑可能会重新连接，例如看到腐烂的尸体或肮脏的公共厕所，也会触发该细胞：那么感觉与物体本身(花朵或卫生间)没有任何关系，而仅与主体(我)有关——那个能够产生感觉的我，是我的大脑决定什么情况使我拥有什么感觉。如果有什么值得欣赏或庆祝的事情，那不会是花朵或音乐作曲家，而是我们自己，因为是我们产生了这些感觉。在平凡无趣的情境中，那些能够帮助我们有这种美好感觉的东西本身是美好的（例如，交通拥堵时听到动听的音乐），因为它们可以让我们更频繁地体验到那种美好的感觉。

没有超然意识，就不可能有客观存在的美。这是超然意识存在的美学层面的证据。

艺术

美不仅能深深地打动我们，也能让我们感动一种悲哀的忧伤。那是因为美指向超越我们这个世界的地方（绝对美善的天国），指向超然意识，让我们意识到我们离祂和祂的美有多么的远。

（即使我们没有意识到祂存在，我们也会有这样的感受）。

好的艺术表达了我们的渴望——对绝对的善、爱、正义等等的渴望。好的艺术如何表达这些渴望呢？可以以积极的方式——通过试图展示一点点祂的美，或者以消极的方式——通过向我们展示我们世界的破碎。糟糕的艺术指向有限的价值——这就是为什么这么多权力集团创造了这种艺术来“尊荣”他们自己。实际上，这种艺术只会成为他们的笑柄。例如某个独裁者以彰显和荣耀自己的目的而创作的雕像实际上恰恰证明他是一个冒名顶替者，证明他被蒙蔽而看不见超然意识的存在，并试图取代祂的位置。

好的艺术所展现出的要超出艺术家所知道的范围，这是因为它指向超越我们的理解的范围。所以它甚至在我们能掌握的最高水平上对我们说话，因为美善有许多的维度，如果我们在美善的其中一个维度上有超越艺术家的洞见，我们能看到他的艺术表达出的连艺术家自己都不知道的深刻含义。大自然不像艺术家那样受能力的限制，能展现给我们更深远、更深刻的东西。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一朵花、夜空或显微镜下的雪花等等这些简单的事物时，会帮助我们更接近超然意识，如果我们没有失去惊奇感（sense of wonder）。

我们来看一个例子：雪莱（Shelley）的诗奥兹曼迪亚斯（Ozymandias）：

我遇见一位来自古国的旅人

他说：有两条巨大的石腿

半掩于沙漠之间

近旁的沙土中，有一张破碎的石脸

抿着嘴，蹙着眉，面孔依旧威严
想那雕刻者，必定深谙其人情感
那神态还留在石头上
而斯人已逝，化作尘烟
看那石座上刻着字句：
“我是万王之王，奥兹曼斯迪亚斯
功业盖物，强者折服”
此外，荡然无物
废墟四周，唯余黄沙莽莽
寂寞荒凉，伸展四方
(杨绛译)

这座雕像是为了纪念一位国王，他无疑比这座雕像本身更早地逝去。这位国王所活出的生命远远不及这座雕像所展示出的各个层面的含义。然而，这首诗指出了—个永恒的真理——我们都是有限的，为了弘扬我们自己而创作的艺术也是荒谬的。这个消极的事实也指向一个积极的真理：那个无限且永恒的力量¹⁶。然而，雪莱本人并没看到这个层面，也不相信超然意识。他的艺术所展示出的比他自己所知道的要多。

特性\感受性 (Qualia)

quale (复数 qualia) 是一种可以体验到的经验本身的性质，例如特定的疼痛，或蓝色，或渴望的感觉。所有关于外部世界的后验知识都从世界留给我们的印象中所体验到的性质而来。以下这个看法：“如果我怀疑我所体验到的性质真的是源自外部世界，我就不能知道任何关于外部世界的事情，所以那些体验到的性质必然是真的。”犯了虚妄思想的谬论；在第3章认识论中，我们提出了一个可靠的论点，避免了这种谬误和其他谬误。这个世界给了我们更多对这个论点的支持，因为心理学和精神病学表明人类用不充足的信息在头脑中能多大程度地虚构一个外在世界的形态。那些没有长时记忆的人不知道自己的缺乏，但总是在编造他们自己过去的故事，并且深信他所编造的——其中包括他们深信他们有长时记忆。

16 这一观点可以通过以下思考来理解：“变化”是一个后验概念，并指向一个相应的先验知识，也就是在“变化”之前存在一个“永不改变的”的实体。